

战争风云

—

赫尔曼·沃克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战争风云

—

〔美〕 赫尔曼·沃克 著

石 勒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战 争 风 云 (一)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部 队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310,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6\frac{3}{8}$

1975年11月北京第1版 197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10019 · 2301

定 价 1.50 元

Herman Wouk
THE WINDS OF WAR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根据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 1971 年版译出

出版说明

《战争风云》是美国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一部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主要描写从希特勒入侵波兰到珍珠港事变这一时期的欧洲战场。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企图从美英法苏和德意等交战国的政府关系上，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来描写和反映这次世界大战，刻画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形象，并企图通过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来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为今天美帝国主义谋求世界霸权提供借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各国的统治集团即玩弄反革命两手，表面上侈谈和平，从凡尔赛和约到慕尼黑协定，签订了一系列搞假缓和的国际条约和协定，暗中却拚命扩军备战，争夺对殖民地的统治。当时美英法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扶植德意日的军国主义势力，纵容法西斯侵略，推动它们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而希特勒则声东击西，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英法德帝国主义之间爆发。当时，这场战争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法西斯撕毁条约，背信弃义地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德意日法西斯之间一场规模空前的正义战争。

战胜希特勒法西斯，是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伟大胜利。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在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在打败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战胜希特勒法西斯，也是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是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胜利。欧洲各国的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和各种形式的抗敌斗争，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朝鲜和亚洲一些国家的人民，坚持长期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在反法西斯的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本书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在书中竭力为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美化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胜利归功于美国的参战和它的“巨大工业力量”。事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帝国主义在谋求霸权方面采取了更为狡猾的手法，它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它们和苏联的矛盾，标榜“中立”，推行绥靖主义政策，重施威尔逊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玩弄过的故伎，趁机扩展势力，争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作者在本书中颠倒历史，歪曲事实，显然是为美帝国主义谋求霸权伪造历史根据。

列宁说：“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同样是从帝国主义大国争夺霸权开始的。当年的暴发户希特勒打着“反犹主义”的旗号，在国内掌权之后，立即与美英法帝国主义疯狂地争夺世界霸权，最后孤注一掷，丧心病狂地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终于迅速走向灭亡。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捞了一把，战后爬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俨然不可一世，到处进行侵略，但曾几何时，却从宝座上跌了下来，日子越来

越不好过。今天，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新暴发户，又想利用美帝国主义日益虚弱和战略上处于被动的时机，取而代之，妄图重走希特勒称霸世界的老路。目前天下大乱，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新的世界大战。

《战争风云》是一部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以比较大的篇幅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历史情况，但必须指出，作者赫尔曼·沃克是根据他的反动世界观反映和总结历史的。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可是作者却在书中一再鼓吹唯武器论，认为光靠巨大的工业力量和原子弹之类威力强大的武器，就可以打赢战争。在刻画历史人物的形象时，他总是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甚至对希特勒这样的法西斯头子，曲意美化，而对斯大林的形象则恶意歪曲。在写外交关系时，作者也醉心于渲染秘密外交和个人的作用，把亨利·帕格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工具描写成“英雄”。此外，作者还花费不少笔墨描写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立场，在阅读本书时应当予以批判分析。

第 一 部

娜 塔 丽

第一章

维克多·亨利中校乘出租汽车从宪法路海军大楼回家；三月里阴暗的暴风雨天气，和他当时的心境十分相象。今天下午在作战计划处的斗室里，他从上级嘴里听到一个很意外的消息，据他这个老于世故的人估计，这样一来他的锦绣前程可能就此葬送。现在他不得不跟他妻子商量，马上作出决定；然而，他对她的见解又毫无信心。

罗达·亨利虽已四十五岁，却依旧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只是她太会唠叨，这给她的判断力罩上一层阴影。在她丈夫看来，她的这个缺点很难原谅。她并不是糊里糊涂嫁给他的。在求婚进行得白热化的当儿，他们俩曾开诚布公地讨论过军人生活。罗达·格罗佛当时声称，所有的缺点——长时间的别离，缺乏好的住所和正常的家庭生活，根据制度一点一点慢慢地往上爬，见了地位略高的人的妻子必须卑躬屈节——所有这些不利条件，都不会使她不安，因为她爱他，因为海军是一种光荣职业。她这些话都是在一九一五年说的，那时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军装在闪闪发光。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她早已把那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曾经警告过她，往上爬是困难的。维克多·亨利不是海

军家庭出身。顺着滑溜的前程之梯往上爬的时候，在每一个梯级上都有海军上将的儿子和孙子挤他。然而在海军中每一个熟悉帕格·亨利的人，都说他有前途。直到目前为止，他一直在稳步上升。

他读高中的时候，曾写给众议员一封信，使他得以进海军学院，这封信很能说明他的性格，所以引证如下。他很早就显示出他的品格。

亲爱的先生：

我从高中一年级开始，曾先后写给您三封信，向您报告我在索诺马郡中学的学业成绩，您也很客气地写给我三封回信，所以我希望您还记得我的名字，也还记得我想进海军学院的雄心壮志。

现在我高中快毕业了。写出自己的全部优良成绩，看起来仿佛有点不够虚心，不过我明白您一定能体谅我这样做的苦心。今年我是橄榄球校队队长，打后卫，同时我也参加了拳击队。

我已被选入亚里斯塔学会。数学、历史和几门自然科学，我都是奖金候选人。我的英语和外国语(德语)分数没有这么高。可是我是校里小小的俄语俱乐部干事。俱乐部里的九个会员虽然是本地居民，但他们的祖先都是很久以前俄国沙皇让他们定居在罗斯要塞的。我最好的朋友在俱乐部里，因此我也参加了，学习一点俄语。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想说明我的语言能力并不是低下的。

我的终生目标是做一个美国海军军官为国效劳。我不能清楚说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中并没有人干航海这一行。我父亲是伐水杉木的工程师。我一向不喜欢伐木，却始终对轮船和大炮感兴趣。我往往特地到旧金山和圣地亚哥去观看停泊在那里的军舰。我用我自己的私蓄买了二十几本关于海上工程学和海战的书，进行研究。

我知道您这里只有一个名额，而在我们这个区里，申请的人一定很多。要是您发现有人比我更够条件，那么我就去报名参加海军，让自己从行伍出身。然而，为了让您考虑我的要求，我曾作了

认真的努力，我深信我是问心无愧的。

非常尊敬您的学生

维克多·亨利

一九一〇年五月五日

五年以后，亨利用同样直截了当的方式赢得了他的妻子，虽然她身材比他高出两吋，虽然她有钱的父母认为亨利配不上她：他只是个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矮胖的海军士官生，橄榄球队后卫，没有家产，没有门第。他追求罗达的时候，倒是曾经把那浸透灵魂的个人野心撇在一边，显示出无比的柔情、幽默、体贴和潇洒的风度。一、两个月以后，罗达简直无法从嘴里吐出“不”字。世俗的细节如身材的高矮等，早已不放在她眼里了。

然而，从长远看，一个美丽的女子老得低头看自己的丈夫，那总不是什么好事。一些高个儿男人觉得这样的一对未免有点滑稽，会想方设法勾引她。罗达虽说是个非常规矩的女人，在这一点上禁不住要心旌飘摇——只是不到发生麻烦的程度——有时甚至还腼腆地有意挑逗人。亨利是个出名冷酷无情的铁汉子，使那些看上他妻子的男人见了寒心，不敢贸然下手。他也真有驾驭罗达的本领。尽管如此，这个身材上的缺陷却使他们夫妻经常发生龃龉。

笼罩在这对夫妻上的真正阴影是亨利中校怪罗达言而无信，把他们婚前的谅解一古脑儿丢在脑后。她倒是尽了一个海军妻子的本份，可是她抱怨得太多、太响、太没有道理。每到一处她不喜欢的地方，譬如说马尼拉，她就会一连几个月唠叨个没完没了。她不管到哪里，总要埋怨一通，不是天气太热，就是天气太冷，或是天气下雨，或是天气太干燥，或是讨厌用

人、出租汽车司机、商店售货员、女裁缝、理发师，等等。听罗达·亨利每天那么喋喋不休，就仿佛她的生活是一场搏斗，天天得跟办事效率太低的世界和恶劣的天气拚个你死我活。这只是女人们的老生常谈，一点也不不足为奇。但夫妻间的交往主要是谈话而不是性。亨利最讨厌无病呻吟。他越来越多地用沉默作答。它可以盖住声音。

另一方面，罗达有两方面使他满意，他认为一个做妻子的就应该这样：既是妖艳的女人，又是能干的主妇。他们结婚这么多年，她很少有使他不动心的时候。而这些年来，他们也搬过不知多少次家，每到一个地方，罗达总能把住室或公寓布置得舒舒服服的，有滚烫的咖啡和可口的食物，房间总是打扫得很干净，床铺总是叠得很整齐，花瓶里总是插着鲜花。她也有一些迷人的小手段，在她兴致好的时候能变得非常可爱，非常讨人喜欢。维克多·亨利接触的妇女虽然不多，但他知道她们大多数是爱好虚荣、一天到晚叽叽呱呱的邋遢货，不象罗达那样也有好的一面来补偿缺点。他坚定不移的看法是：罗达尽管有缺点，但如果拿她跟一般妻子相比，他真可以说娶了个好妻子。这是毫无问题的。

可是在忙碌了一天以后回家的路上，他总是无法预料他会遇到什么样的罗达，是可爱的罗达呢，还是唠叨的罗达。今天事关紧要，她兴致的好坏将起很重要的作用。遇到她兴致不好，她的判断是粗暴的，往往也是愚蠢的。

他一踏进家门，就听见她在装有暖气的玻璃廊子上唱歌，这廊子通向客室，晚饭前，他们通常先在这里喝一杯。他看见她正在插花，拿了一束水仙往那只在马尼拉买的深红色花瓶里放。她身上穿着一件淡褐色绸衣，腰上束着一条大银扣的黑

皮带。她的一头黑发烫成波浪式，披在耳朵后面。这是一九三九年的发式，连中年妇女都爱梳这样的头。她那欢迎他的目光里充满爱意和欢乐。看见她这样，他心里马上好过多了；他一辈子都有这样感觉。

“哦，瞧你。你干吗不预先告诉我一声基普·托莱佛要来？他送来这些花，幸亏还打来一个电话。我象个打杂女工似的，在屋里忙了好半天啦。”罗达随便闲谈的时候，声调高亢，象一般神气的华盛顿妇女那样。她的声音很好听，略略带点沙哑，她这些轻轻吐出来的字句，往往给她所说的话加重了语气，并给人以富于才华的幻觉。“他说他可能稍微迟到一会儿。咱们先喝一小杯，帕格，好不好？调酒的家伙都在哪儿。我都快渴死啦。”

亨利走到有轮子的酒吧旁边，开始调马提尼酒。“我叫基普，顺便进来坐一会儿，好跟他谈谈。这不是一次社交性拜访。”

“哦？要不要我回避呢？”她朝他微微一笑，笑得很可爱。

“不，不。”

“好极了。我喜欢基普。嘿，刚才我听到他的声音，真是大吃一惊。我满以为他还在柏林呢。”

“他已经调离了。”

“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谁接他的职务，你知道吗？”

“还没人接他。先由空军武官助理暂代。”维克多·亨利递给她一杯鸡尾酒。他一屁股坐在一把棕色的柳条圈椅上，两只脚搁在绒脚垫上，呷着酒，心情又阴暗起来。

罗达对她丈夫的沉默寡言已经习以为常。她早已一眼看出他的不佳心境。维克多·亨利平时总是把腰板挺得笔直，除非是

在痛苦和紧张的时刻。那时候他就会弯腰屈背，好象他正在踢足球似的。刚才他进屋的时候就驼着背，就连这会儿坐在圈椅上搁起了脚，他的背仍有点儿驼。直溜的黑发搭拉在他的前额上。他虽已四十九岁，头上却几乎没有一根白头发，他身上的黑色运动裤、棕色运动服和红色蝴蝶领结适合于比他更年轻的人。这是他的小小虚荣心，只要不穿军装，总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他的强健的体格帮了他的忙，使他看上去不觉得刺眼。罗达从他发育的棕色眼睛周围的皱纹上看出，他已经很疲倦，而且心事重重。可能是长年累月在海上瞭望的结果吧，亨利的眼眶周围总有一道道象是因笑而起的皱纹。陌生人见了，会误以为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

“还有酒吗？”他终于说。

她给他倒了一杯酒。

“谢谢。喂，我忽然想起，我曾写过一份关于战列舰的备忘录，你知道这件事吗？”

“哦，我知道。是不是有反应了？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

“他们今天把我叫到海军作战部长的办公室去了。”

“老天爷。去见普瑞柏尔吗？”

“普瑞柏尔本人。自从好些年前在‘加利福尼亚号’上跟他分手以后，一直没见过他。他发胖了。”

亨利把他跟海军作战部长谈话的经过都告诉了她。罗达的脸上露出严厉、阴郁、困惑的神色。“哦，我明白了。你是因为这个才叫基普来的。”

“一点不错。你对我去当武官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别的出路？”

“他给我的印象仿佛我还有别的出路似的。我要是不接受

这个工作，下一次也许能到一艘主力舰上去当副舰长。”

“天哪，帕格，这才象话！”

“你喜欢我回到海上去？”

“我喜欢？我的意见什么时候起过作用？”

“不管怎样，我要听听你到底喜欢哪一样。”

罗达迟疑了一下，也斜着眼打量着他。“呃——我自然喜欢到德国去。对我来说，这比孤零零地坐在这儿要有趣得多；要不然你乘了‘新墨西哥号’之类的军舰在夏威夷周围巡逻，我呢，只好一个人闷在家里。德国是全欧洲最可爱的国家。人民都那么友好。德语曾经是我的主要外国语，你知道，可那是不知多少年前的事了。”

“不错，我知道，”维克多·亨利说，皱起眉头微微一笑，回家以后还是头一次露出笑容。“你的德语学得很好。”他回想起他们新婚度蜜月时怎样一起朗诵海涅的爱情诗的情景。

罗达含情脉脉地斜瞟了他一眼。“呃，都取决于你。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你非离开华盛顿不可的话——我揣摩那些纳粹分子都有点儿丑恶和可笑。不过曼琪·纳德逊到德国参加过奥林匹克运动会。她一直说，那地方依旧好得很，物价便宜，用他们给你的旅游马克可以买不少东西。”

“不错，咱们毫无疑问可以好好乐一阵。问题是，罗达，这样一来，会不会把我的前途完全给葬送了。接连两任岸上职务，你明白，尤其在这个阶段——”

“哦，帕格，你会取得四条杠杠的。我知道你会的。到时候，你也会当上战列舰指挥官的。天哪，你有那么多奖旗，还有那么好的鉴定书——帕格，也许海军作战部长的意见是对

的？说不定那儿会爆发战争。到那时候你的工作就重要了，对不对？”

“那是无稽之谈。”帕格站起来拿了块干酪吃。“他说总统现在要求把最棒的人安插在柏林当武官。好吧，就算相信这一点。他还说，这不会影响我的前途。这话我就没法相信。评选委员会在你的履历上首先注意的——现在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是你在海上服役的时间多长。”

“帕格，你断定基普不在这儿吃晚饭？吃的东西有的是。华伦要到纽约去了。”

“不，基普要到德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真见鬼，华伦怎么又要到纽约去了？他回家才三天。”

“问他吧，”罗达说。

前门砰的一声，跟着是快而坚定的脚步声，无疑是华伦来了。他走进廊子，挥手向他们打招呼，另一只手里拿着两个网球拍。“嘿。”

他身穿一套灰色运动衫裤，因为刚打完球，晒得黑黑的脸上容光焕发，头发有点蓬乱，薄薄的嘴里斜叼着一支烟卷，看上去完全是那种不受家庭约束的孩子，大学一毕业，就从父母的生活中消失了。帕格到现在仍旧有点纳闷：华伦吃船上那种伙食，怎么能越长越结实。他那细长的孩子身材日渐长得高大魁伟。这次回家，他的黑头发里已经疏疏落落地有了几根早熟的白发，使他父母见了很为惊奇。维克多·亨利有点羡慕华伦身上晒成黝黑的皮肤，因为它说明很多东西：驱逐舰上的舰桥，网球，奥阿胡岛的青山，特别是在宪法路数千哩外的海上值勤。他说：“我听说你要到纽约去？”

“是的，爸爸。我能去吗？我的副舰长刚到华盛顿。我们